



走过黄华山

□杨志勇

我不信一个地方的名字能决定它的性格，直到我站在建瓯的黄华山下。

建瓯太老了。老得有点不在乎，老得有点慵懒。那种老，不是残破，而是一种习惯了王朝更迭后的淡然。街上的人声是浮嚣的，但只要一抬眼，看见城北那座郁郁葱葱却不巍峨的山，心就定了。黄华山，像一道墨绿色的屏风，又像一道厚实的城堞，把尘世的喧嚣稍稍挡了一下。

去黄华山，不需要什么仪式感。它就长在城边，甚至可以说，它就是建瓯古城墙的延伸。早在元代，城墙就已修到山脚，明代初期为拓展建瓯府城，更是将整座山围入城中。这座城中山，离建瓯人很近很近，这种亲近感，反而让我警惕。在中国文化中，凡是这种触手可及的名胜，往往藏着最深不可测的渊藪。

山道是潮湿的。秋雨刚过，石阶上泛着青光。趁着熹微，从进校就近爬爬黄华山。

往上走，空气变了。不再是市井的油烟味，而是一种混合了腐叶、松脂和泥土的陈年气息。这气息是有年代的。我总觉得，黄华山不是一座自然生长的山，而是一座堆积起来的山。一层是黄土，一层是砖石，还有一层，是人骨与英魂。

半山腰那块纪念碑，突兀地立在古木之间。它打破了山林的幽静，也打破了我对这座山最初的审美期待。最初，我原本以为这是一座供文人雅士嗚嗚的闲山，像王羲之的兰亭，或者王维的辋川。但不是。黄华山很硬，硬得甚至有些硌人。无数次登山，我都这样的感觉。

这里埋着几十位闽北不同革命时期的先烈，他们大多数没留下名字。但，他们的血渗进了这座山

的深处。萧劲光将军当年在这里驻扎，想必也是在这里潮湿的夜晚，对着昏黄的灯火，谋划着民族的出路。那一刻，黄华山不再是风景，它是隘口，是盾牌。

黄华，黄花，孰是孰非。有说法，是纪念抗元名将黄华而名；有说法，是此山遍布黄花，而名。其实，不管如何而来，我更愿意接受黄华也好，黄花也罢，都是她。原本应该是李纲、陆游、朱熹这些大儒们赋诗饮酒的地方，却被战火强行征用。这或许就是闽北山脉的命运：既要承接文化的风流，又要承受现实的苦难。

从纪念碑再往上走，林木愈发幽深。古木参天，我把手掌按在那棵老树的躯干上，那粗糙的沟壑瞬间咬住了我的指尖。这不是树皮，这是建瓯裸露的神经。千年的文脉与战火，早已在木质部里凝固成坚硬的年轮——那是学子负笈的沉重、贬官回睨的灼痛，也是战马踏碎的尘烟。

如今，它只是一位缄默的老者。千年的兴替在它眼底流转，最终都沉淀为一种死寂的苍翠。它不再言语，因为它知道，所有的喧嚣终将归于尘土，唯有这山的沉默，比历史更长久。

站在山顶的白云寺前，视野豁然开朗。建瓯与崇阳溪在脚下交汇，像两条巨大的臂膀，死死地勒住这座古城。河水汤汤，带走了多少英雄泪、才子笔。而黄华山，就像一枚巨大的船锚，把这艘名叫“建瓯”的历史巨轮，牢牢地钉在了岁月的河流里。
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人格？我想，不是出世，而是入世；不是飘逸，而是沉重；不是欢愉，而是悲悯。

崇安的武夷山，是神仙的山，讲的是“空”；建瓯的黄华山，是凡人的山，讲的是“守”。它守着城，守着人，守着记忆。历代贬官至此，如李纲、如朱熹，他们登上黄华山，看到的不是山水的愉悦，而是一种贵

任的重压。这种重压，让他们的脊梁更硬，也让这座山的气质更沉。她是建瓯人可以倚靠的山。

下山的时候，天已大亮。不断地，三五成群的市民们开始上山锻炼。运动声、谈笑声，取代了刚才的寂静。这种人间的烟火气，其实是对死亡最好的祭奠，也是对历史最温柔的抚摸。

不少在纪念碑前低头致礼的老人，妇人，少年，转身就加入了运动行列。这看似荒诞的拼接，却是黄华山最真实的面貌。它不允许你永远沉浸在悲伤里，也不允许你彻底遗忘。它让你在欢笑中，不经意地瞥见那一抹肃穆的青灰，那一片历史的天空！

我突然明白，黄华山之所以叫“黄华”，或许不是因为花开得灿烂，而是因为它有一种秋天般的成熟与悲怆。它见过太多的繁华，也见过太多的凋零。她是历史与现状的结合，是希望的延续，是未来的可期。

回到山脚，我又一次回头仰望。

晨光中的黄华山，苍翠葱茏，像一块巨大的碑。它不仅是一座供人游玩的公园，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坐标。它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叫建瓯的地方，所谓历史文脉历史厚重，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，更是无数人用生命去捍卫的尊严，去追求的梦想！

山还在，城还在，烟火还在。这就够了。

我走过很多山，黄华山不是最高的，也不是最美的。相反，她很矮，也不美！但她是最让我无法轻飘飘离开的一座。因为她让我懂得，在很多时候，守住，比建造更难；沉默，比呐喊更有力。

这，大概就是黄华山留给我的，最沉重的一份行囊。

牵一朵白云做礼服

□徐炳书

蛙鸣开始热闹起来
红领中飘起火焰
阳光编织花环，粘贴在夏的清晨
晨露含羞，风穿行于宽敞的操场
小草对着湖面，梳洗一串单纯的脸庞
每一次回头，色彩球像花一般绽放
牵一朵白云当节日礼服
学着风穿林间，越阡陌
公园里的滑梯滑落快乐
玩具包里掏出欢喜
彩色笔涂满天真，浅浅的酒窝
仿佛盛满一整个晴朗的天
蓝天白云下，谋划期许
不需要复杂的构思
编织一个童话，追着风长大

翠欲滴的山歌

□张生祥

小芽芽对我呲了呲嘴
千万枝条就开始萌动
当微雨滴滴渗入，大地
就膨胀出一片盎然
谁在喊我，都没有她
喊我那么出神
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
像站在不远的舞台上
唱一曲，青翠欲滴的山歌
喊我的声音那么犀利
隐藏着火焰，看不见地燃烧
也能点亮水滴、土壤
也能激发草木的肉身
向天空奔跑
我翻开日历看了一下
又拍了拍脚下河流
喊我的声音还在继续
我应该留下来，宁死不负
这多情人间

他乡

□张小明

今生是回不去了
世界那么大，故乡那么小
我在他乡漂泊半生
仍无法为小小的命运安营扎寨
他乡越来越大，像风雪一样辽阔
故乡越来越小，像一棵狗尾草在风雪中飘摇
我的肉身幻化为城市的水泥、墙砖、街道
我的表情在夜光下闪烁着复杂暧昧
只有灵魂干净纯粹
经常随风一溜烟跑回故乡
噢一噢父亲坟头的小草
踩一踩小时候走过的路
看一看曾经一起嬉戏的蚂蚁
听一听流水淙淙，昆虫聒噪
故乡的狗尾草啊，枯了又荣，荣了又枯
粗大的尾巴对着我不停地摇晃



梁章钜与浦城的不解之缘

□梁代

梁章钜(1775—1849)，福建长乐人，清代名臣，楹联学奠基人。嘉庆七年(1802)进士，历任广西巡抚、江苏巡抚等职。他为官清廉，体恤民生，曾积极配合林则徐禁烟，投身抗英防务，是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，一生著述近七千部，所撰《楹联丛话》系列首创联话体例，被誉为“楹联学开山之祖”；《归田琐记》《浪迹丛谈》等文史笔记史料与文学价值兼备，影响深远。

浦城，古称汉兴、唐兴，又名南浦，地处福建最北端，为闽浙赣三省通衢，自古山水形胜、文教昌明，素有“闽北邹鲁”之美誉。梁章钜曾三次寓居，掌教南浦书院六年，在此修志著书、传承文脉，视其为一生情系最深的异乡故土。

书院山长——实学为魂的办学实践

嘉庆十二年(1807)，33岁的梁章钜应恩师祖之望(祖昉斋)之邀，赴浦城执掌南浦书院讲席。南浦书院在越王山(今仙楼山)麓，乾隆二十八年(1763)由知县吴镛创建，后经乾隆五十五年、嘉庆八年多次增修，梁章钜到任时已具规模。他将“经世致用”精神注入书院，以“讲席以实学，与诸生相切劘”为核心理念，构建兼具传统底蕴与实用价值的办学体系。

教育思想上，他主张“汉宋兼融”，既传承朱熹、真德秀等理学家的认识论，又汲取汉学考据严谨的学风，摒弃当时书院山长“遥领千俸”“市惠应酬”的颓俗。要求学生必须“入院肄业”，每月亲自主持课试，选文以“清雅”为则，强调学问既要“穷其奥义”，更要落实于实践。教学内容覆盖经史子集，兼及诗文书画，让学生夯实根基的同时习得立身治世之能。

管理上，他主持制定《南浦书院经费章程》，成为当地书院管理范本；通过划拨官田、征用寺院废田充作学田，争取富绅捐赠，保障经费稳定，维系“书舍十

八间”“藏书千五百余册”的规模。在梁章钜执掌下，南浦书院“盛于吾闽数十州邑，次鳌峰而冠诸郡”，成为清代福建书院典范。同期浦城科名达鼎盛，居建宁府七县之首。清翁昶《重建南浦书院记》载：“维时，邑人捷南宫人词垣者，鱼贯蝉联，踵接趾错，科名之盛为阖郡冠。”

六年山长生涯，是梁章钜将仕途经世理念融入教育的历练，为他日后出任江苏布政使、广西巡抚践行“安民兴邦”政治理想奠定基础。

三寓浦城——半生结缘的故土深情

梁章钜第一次寓居在嘉庆十年至十八年(1805—1813)，正是其执掌南浦书院核心时期。进士及第后暂离官场，在讲席深耕，与浦城学子、乡绅结下深厚情谊。教学管理之余全力投入地方文化整理，编纂《南浦诗话》八卷，收录浦城历代诗掌故，将乡土文脉与圣贤学问相得益彰。还协助富绅祝昌泰校勘主编《浦城遗书》，保存地方文献。

第二次寓居在道光十三年(1833)，58岁的梁章钜因病辞官，专程赴浦城小住养病。虽时日不长，仍心系南浦书院，常前往与师生论学，关注书院经费与教学状况。

第三次寓居在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(1842—1846)。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迫开埠，梁章钜愤然离乡，再寓浦城四年。虽引疾辞官未忘家国——曾致书福建巡抚刘鸿翱痛陈外人设埠之害。他借居浦城古城琴宗师祝桐君(祝凤喙)“十二琴楼”，与当地文人雅集唱和，推动浦城古琴文化发展；与祝家结为姻亲，将女儿嫁与浦城祝氏子弟。为题浦城新居中堂联云：“历宦海两朝身，万顷惊涛仗忠信；借他乡一廛地，卅年此屋亦辛勤”，道尽半生相守深情。

道光二十三年(1843)，梁章钜购宋代状元章衡

花园旧址，在浦城城南南浦镇花园弄营建新宅，别于福州旧居“东园”而名“北东园”。园坐北朝南，设藏书楼、亭榭、荷塘，藏书万余卷且不吝外借，造福浦城读书人，是其晚年藏书、著述、会友之所。

时任浦城知县郭少汾曾欲聘其长子梁逢辰(道光五年亚元、二十一年进士)继任南浦书院山长，梁章钜恐被人疑为倚己声望谋职，婉拒之。《归田琐记》卷八忆道：“忆嘉庆十余年间，余掌南浦讲席，其时邑中士大夫尚讲究读书，院中肄业生亦欣欣向荣，日以诗文相质证……”此言足见梁章钜对浦城文教深情，亦证书院兴则风俗正、士心淳之理。

吟咏南浦——“释我相思五十年”

从中年掌教到晚岁归隐北东园，浦城山水草木皆入梁章钜诗行，流露深沉眷恋。

梁章钜登筇笔山追怀江淹，称其为浦城“第一名区”；纵目仙楼山，直抒“仙坑那及仙楼好，释我相思五十年”由衷偏爱；舟行南浦溪叹“怪石排高浪，层峰进小舟”，写闽北山川雄奇清峻；漫步枫岭、梨岭古驿道，以“竹根斜抱涧，松顶欲平山”状幽邃苍古。见浦城万亩稻田连片、“千家粳稻连云熟，一路帆樯载米归。莫道山城生计薄，年年饱暖济闽畿”，生动诠释“浦城收一收，有米下福州”；北东园中“一丘一壑旧花园，陋巷重开驷马门”写园居之乐。登临远眺将世事沧桑与山水幽情并收，既有散淡逸致，亦有不忘家国的沉郁深情。

西岩山月朗，南浦水风清。十年浦城缘，一生南浦情。浦城成就梁章钜晚年诗酒林泉之乐，梁章钜以满腹才情为浦城山水人文留下不朽吟咏。十余年间他题联、题匾、题跋颇多——南浦书院、乡贤宅第、文人雅集间墨痕宛然。浦城山水人文涵养其书法境界，其笔墨亦为浦城文脉添上浓墨重彩一笔。

诚实守信 以信为砢

